

聖方濟各沙勿略在日本

冀世安著
郭春慶譯

序

1547年12月的第一星期，方濟各沙勿略正好還有五年的壽命。在馬六甲（今天馬來西亞的Melaka）某個婚禮他有一個別開生面的際遇，直接使基督教義傳入日本，及後來自己死於中國的門階：五年擠滿海陸旅程、宏偉的傳教夢想及全面的計劃、新發現及使徒的革新，還有破滅的希望、挫折及身體的困苦。自從葡國商人意外地成為首批「發現」日本的歐洲人才僅僅五年，雖然馬可勃羅在中世紀時曾寫過有關「公海上向東的一個島，距離(中國)大洲一千五百哩遠」。在馬六甲的那個十二月天，沙勿略被介紹給首位歷史上西行那麼遠的日本人，日後他將成為第一個日本教友及沙勿略在日本創始傳教的伙伴。他的名字叫安哲羅(Anjiro 或 Yagiro)。

安哲羅似乎出自武士階級，一年前他曾在出生城市鹿兒島(Kagoshima)牽涉入一宗殺人案中，這城位於九州(Kyushu)，日本最南端的大島。藉著和外國商人的交往，他和兩位朋友棲身船上，船長是個和藹的葡國人，正在返回馬六甲途中，並認識及欽佩沙勿略。這個性格及智能有些不平凡的人叫喬治雅維士(George Alvares)，他開始告訴那個日本人有關那位在馬六甲備受推崇的「神聖司鐸」及他的基督宗教。安哲羅深感興趣，而逐漸渴望和沙勿略見面。但失望在馬

六甲等待他。沙勿略早已離逕往「香料群島」（現今印尼的Moluccas），而馬六甲代牧的拒絕給他付洗，因為他有意返回在日本的佛教妻子及家庭。沮喪之餘，安哲羅啓程回家，但他未能如願以償，因為天氣及天意逼使他返回南中國海及馬六甲，並於十二月和沙勿略相逢。那個月仍未結束，沙勿略將會踏上歸返果亞之路，經過差不多三年的離別，那兒堆積如山的人事及行政問題，正等待他去解決。他想安哲羅陪同，但那位忠貞之士寧願逗留在雅維士的船上，以後才跟隨。

與此同時，沙勿略在馬六甲用了約八天的時間，滿懷希望地和安哲羅作詳盡的交談，對他提到一切有關本土國及其習俗、政治情況和宗教都印象深刻。沙勿略亦從他的朋友雅維士得到關於這塊一無所知之地的消息和觀察。在沙勿略的激勵下，兩人後來寫出日本的長篇報道，這些描述經過傳入歐洲而掀起廣泛對這個遙遠地域的好奇和著迷。雅維士的報道是最先的西方目擊敘述，而方濟各和歐洲的耶穌會伙伴通訊裏，似乎是首次西方把日本稱作群島（眾數）而不是馬可勃羅島，雖然他的日本新朋友好像沒有覺察這點。其實，隨著時間的流逝，沙勿略開始了解，他的消息提供者並非最先看似那麼消息靈通：本州和鹿兒島既不是日本的全部，亦不是最重要的城市，而安哲羅所信的祇是佛教的一個小教派。不過，顯而易見，日本不是印度或馬六甲，或葡萄牙王國的任何前哨站，而當地民眾在文化及世故的程度上都十分不同。沙勿略認識到日本是個非常理性的民族，而他們不會輕易成為基督徒，除非他們眾多的宗教問題得到明智的解答，並因基督徒的生活而信服。在認識日本的期間，沙勿略的遠景開始改變，而一個新的使命計劃及迥然不同的福傳方法，逐漸在他的腦海裏形成。

大約六個月之後，在 1548 年的五旬節星期日，安哲羅及其兩位日本朋友在城中的主教座堂接受果亞主教主持的莊嚴洗禮是新方式的標記。那時沙勿略已決定派遣耶穌會士往日本或親自去那兒，而安哲羅（保祿）將擔任他們的傳譯員及發言人的重要角色。「我們會給他良好的基督教義訓練，然後讓他全部譯成日文…連同把討論基督我主再來的信理文章作長篇的宣佈」。其間，沙勿略在果亞及南印度沿岸正忙於安排職務、提供牧民照料及建議、處理複雜問題，特別關於果亞的聖保祿書院、並執行院長的任務，在人數增多的耶穌會士當中，有些開始埋怨他行程太多和缺席太長，他即將在外面最後一次缺席。

往日本之路

在 1549 年 1 月之前，沙勿略正從南印度的交趾寫一封長信給他「在基督心中唯一之父」，聖依納爵羅耀拉：「內心深感欣慰，我已決定去那個國家（日本），因為我想在那兒我們耶穌會在現世所能獲得的成果，將由日本人親自維持及發展…賴天主的助佑，我們將於今年（1549）4 月啓航，途中經過馬六甲和中國…」。那艘在 4 月 15 日從果亞啓航的船上載有六位耶穌會士：沙勿略本人、哥斯麥神父（Fr. Cosmas de Torres）和傳南迪斯修士（Brother Juan Fernandez）前往日本，另外三位赴摩鹿加（Moluccas）。安哲羅和兩個日本朋友亦在場，連同一個中國及馬拉巴基督徒。那次航程順暢而快捷，在三十七天內抵達馬六甲，「沒有任何雷暴使我們感到頭暈作嘔」，這和沙勿略上次相同航程的經驗有天淵之別，當時即使他也被遇到的狂風暴雨所驚嚇。在馬六甲他們接受市長熱誠的款待。他就是聞名的華士古達加馬（Vasco da Gama）的六名兒子之一，這個人（正如沙勿略致信葡萄牙國王中提及他）「盡其所能幫助派遣我們…慷慨提供我們航行所

需，並資助我們在日本的首期生活費用…為我們準備進貢日皇的禮品，好使他更歡迎我們入境」。另類的物質需要政策正在協助沙勿略了解為日本要做的準備。

在馬六甲中途停留約三週內，沙勿略寫了多封信，除了那封呈上皇帝的。他提及對日本的計劃及願望，和如何首先拜見皇帝及探訪大學，進入毫不認識的領域如何危險，這旅程還會受到海盜和風暴的襲擊。在諸事當中，他還安排傳遞郵件的辦法。信件顯示他對很多人和留下的計劃十分關注，以及他對書信的重視，分享消息及勉勵，並且保持聯絡，好像依納爵一樣。他從日本親手寫的信，經過翻譯及複寫，將被因首次聽聞日出之國而震驚的歐洲人廣泛閱讀。諷刺的是，促使沙勿略離開日本的其中一種憂慮，就是從果亞及馬六甲全無預期的音訊。那時，更加深他對喜愛的國土及人民的人情世故。

尋找從馬六甲往日本的交通工具成為某種困難。中國掌權者正在嚴禁與葡國商人做任何買賣，而海盜則活躍於南中國海，即使沙勿略在馬六甲的密切聯絡及恩人也無法找到一艘葡國船願意在那夏季接載他和同伴到日本。最後，在6月25日，他們乘坐一艘中國帆船離去，船主在威逼勒索下才勉強答應。安哲羅慶幸上天沒有安排他們乘坐葡國船，因為日本人會被水手相反傳教士榜樣的行為震驚。沙勿略在航行中心感不安，他厭惡船上的女神「偶像」，及中國船員對它的膜拜，並且懷疑船主在航海晚期，寧願駛入中國港口，也不再繼續前往日本。他們來到越南及海南島之間，就遭受颱風吹襲，並於7月尾前抵達珠江灣口地帶，正如這些帆船緊靠海岸行駛，沙勿略的航程肯定讓他至少看到今日的澳門及香港。駛入廈門附近海港的最後嘗試，因目睹停泊港灣的海盜船隊而告吹，由於風勢阻擋掉頭，沙勿略的帆

船遂轉往臺灣北部的海域，駛向琉球群島，並在8月15日進入鹿兒島（Kagoshima），在伊納里（Inari）河口，在其廿五哩長港灣頂端，Sakurajima活火山聳立其上。安哲羅終於回家了，而連同新結交的外國朋友及西遊的故事，肯定哄動一時。

鹿兒島

沙勿略及其兩位耶穌會同伴逗留鹿兒島超過一年，起初大概在安哲羅的家裏，全賴食、宿，甚至基本溝通的照料。直到目前為止，沙勿略一路攜同皇帝和教宗的委任及授權，來到葡國的飛地，直接和總督、船長、商人及教士接觸。儘管他心懷大計和日皇見面，並藉此介紹基督教義給其臣民，現在沙勿略真的啞口無言。不過，抵達鹿兒島後六個星期內，他確實和當地的公爵，Takahisa王子會面，王子就像自己的臣民一樣，渴望看看歸來的安哲羅及他帶回家的奇怪洋人。王子隆重地款待安哲羅及沙勿略，雖然他關心的是繼續和「南蠻」做生意，而不是沙勿略給他看的那本裝飾聖經手稿。但是，他的確批准宣講「基督之律」，並提供新來的人一間小房舍作住宿。不過，他勸阻沙勿略實現他到首都宮古（Miyako）（今日的京都）拜見皇帝的美夢：他說太危險了，亦非正確理由。較可能他的真正理由是要把這些洋人留在身邊，希望為自己的領土吸引更多西方的貿易。安哲羅成為首位熱心的宗徒，他的多位親友因受他的影響而及早皈依，亦有一個取名伯爾納多的武士成為沙勿略的莫逆之交，伯爾納多亦將是首位記載中到訪歐洲的日本人，他在葡萄牙和羅馬期間遇見依納爵羅耀拉。

未到日本以前，沙勿略早已在果亞請安哲羅把禱文、教理及瑪竇福音譯成日文。他一學了點日文，就在街頭，借助拉丁語化的課文，

竭力解釋十誡。沙勿略這位依納爵「神操」的真正「入室弟子」，愉快地忍受自己蹩腳的日文和想傳達訊息所招致的恥笑。但是，其他比較好奇或有禮貌的人，停下聆聽，並對三個西洋「和尚」闡釋的某些奇怪教理感到興趣，尤其對創造及靈魂的不死，這和他們佛界的道理無與倫比。沙勿略強調用日文的教理書本是這種新傳教法的特點，並導致印刷機成爲日本福傳的早期工具。在一封寫上 1549 年 11 月初的特長信裏，沙勿略詳述航程、到埗、在鹿兒島後來發生的事，他對日本及其人民、宗教及文化、和自己目前的計劃及將來的希望，作這些評述：「願主賞賜我們語言之恩，好能談論天主的事…一直至今，我們在他們中間如同塑像，因爲他們講論很多有關我們的事，而我們則…啞口無言」。「這個冬天，我們將忙於用日文寫出解釋信仰的文章，相當充實，以便印刷，因爲所有要人都懂得閱讀及書寫，好使我們的神聖信仰可以傳遍各處，由於我們無法走遍天下。我們至愛的兄弟保祿（安哲羅）會忠實地，把一切爲他們靈魂的救贖有需要的，譯成母語」。這本沙勿略、安哲羅要理成爲十分綜合的書，它概括六個「時期」，並分作兩部份：從創世到基督的來臨，並從基督的生平到最後審判，有記載把書中章節用作聖誕講道的基礎。故此，這書和沙勿略在印度及摩鹿加所寫的較早期要理，即押韻並適合背誦及歌唱，種類十分不同。但是，它仍有難免的缺陷，因爲忠實、熱誠的安哲羅沒有把公教術語譯成日文的先例可循。一來，他加入了一個佛教小派別，而不大了解其他的宗派，二來，正如沙勿略即使在印度也開始查出，也許他不是起初那麼學識豐富。不過，最初的基督徒團體開始成長，而一年內在鹿兒島就有大約一百五十名天主教徒，不計算約十五名堡壘主人的職工及家屬成員，這座重要堡壘離城約卅哩，沙勿略和堡壘主人很友好。

不久，沙勿略認識了一位不大可能的朋友，他就是 Fukusho-ji 修道院的第十五任主持，行年八十，修道院是個重大的禪宗中心，鹿兒島的地面標誌物，其遺蹟今天仍然壯觀。沙勿略千里迢迢來講論天主和拯救人靈，給那老人 Ninshitsu 深刻的印象。他們談了很多關於靈修及宗教的事情，特別究竟靈魂是否不滅，並且由於禪學對這點隻字不提，Ninshitsu 在接納及拒絕之間猶疑不定。另一位沙勿略在修院結識的朋友，尤其欽佩他對萬物創造者的教導。很多僧侶及「和尚」"bonzes" (應歸功於沙勿略的信件把這個字引進西方的字典裏) 來看及與沙勿略和安哲羅交談。他們逐一參觀城中的修道院，有時不請自來，去談論教理和神業的事情，頗大規模的宗教交談，早於字眼未形成以前。但交談及討論並不制止沙勿略嚴厲批評在男童就讀的修道院中常發生的猥褻及戀童行爲。老百姓知道和反對這種行爲。那些和尚祇嘲笑他。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僧侶及修道院開始表達反對這種新信仰及其傳道者的意見，起初准許他們傳教的 Takahisa 王子後來被說服撤消批准，並禁止臣民信奉新教。那時他亦很憤怒，因為 1550 年 6 月尾有消息傳來：葡國商船早已到達平戶 (Hirado)，向西北約二百哩的海港，他的敵人要塞，而不是他的領土。這些從平戶而來的消息促使沙勿略啓程以陸、海兩路去趕上那些船隻，希望收到從馬六甲、果亞或西面而來的信件及消息，但是，音訊全無。稍作休息之後，他返回鹿兒島，並再次請求 Takahisa 有關前往宮古的事。這次，公爵樂於讓他離去，而且提供一隻小船往平戶，由於沙勿略認為它比宮古是更好的中途站。所以，八月尾那天，沙勿略及其修會同伴在那裏約一年後，含淚向他們的朋友和鹿兒島的新教友道別。留下安哲羅管理小團體。

【若干年後，耶穌會士間中到訪鹿兒島，但久而久之，那團體差不多絕跡，有些向迫害屈服，其他放棄信仰，直到剩下一位老婦，忠實及違抗的。她就是瑪利，年幼時接受沙勿略親手的洗禮。她被帶往長崎一個活躍的基督徒團體，在那裏愉快地終其餘生。不過，安哲羅的結局就較悲慘了，有關細節，含糊不清，但是，似乎貧窮及迫害使他淪落在中國東海過着海盜的生涯，而且在一次和中國漁民的衝突中、或在寧波的搶匪襲擊中被殺。】

往宮古

沙勿略拜訪皇帝的打算仍是當務之急，正如他在11月所寫的那封信中所提及（信裏他亦召喚再多三位耶穌會士從印度往日本工作），他想去京城，請求皇帝准許宣講基督的福音，從日皇得到推薦拜見中國皇帝，嘗試在日本最頂尖的大學作福傳，亦從歐洲各大學、教宗和其他人爲此得到幫助，在宮古市興建教堂爲敬禮聖母，好使中國海的航行者能在那裏找到她的護佑…偉大的理想及願景似乎現在從平戶又進一步接近實現，它的掌管人好像十分友善，畢竟平戶大約二百哩更靠近宮古。他仍要學習和改變觀念的是多麼多啊！

平戶是九州（Kyushu）西北部島上的一個海港，面對南韓的尖端和中國的江蘇省，在沙勿略的時代，它是個島國，由青年人 Masure Takanobu 管治，他很高興在自己近海的樸素宮殿去接待沙勿略及其小伙。不過，他的動機是和葡國人做買賣，而且後來除了生意興隆外，還和耶穌會士的新基督皈依者反目成敵。沙勿略在那裏逗留了兩個月，和兩位修會同伴參加街頭會議，輪流誦讀教理及宣講天主的光榮與仁愛。那時，大約一百名日本人成爲基督徒，其中最先的是待客主

人及其家人，他的孫兒，耶穌會 Leonard Kimura 修士在 1619 年受火刑殉道於長崎；修士的父親亦為信仰受死。

1550 年 10 月尾，沙勿略開始他的尋夢之旅，這個旅程變為受苦、貧困、屈辱和失敗。即使連他很少講論遊歷情況的，也承認那次重要遠行的危險及寒冷。

三位耶穌會士自從一起離開果亞後，彼此分擔路途的艱辛，而現在減少到兩個——沙勿略留下哥斯麥神父 (Fr. Cosmas de Torres) 管理平戶的新團體，而祇帶傳南迪斯修士 (Br. Fernandez) 和日本人伯爾納多 (Bernardo)。他們倆後來報導那可怕的五百哩旅程，傳南迪斯對日本的耶穌編年史學者及作家，費化斯神父 (Fr. Luis Frois)，而伯爾納多在羅馬則向依納爵的秘書普蘭高 (Polanco)。儘管這些見證人，他們從往平戶山口，然後去宮古 (京都 Kyoto) 所採取的確實路徑及多少海或陸路都不清楚。他們的第一短站，包括參觀一座大禪院中，沙勿略再次責備雞姦事件，就是富裕、重要的 Hakata 海港 (現在福岡 Fukuoka 大都會的一部份)，海路需要兩天的時間。他們從那裏橫渡九州與日本主島本州之間的海峽，駛向附近繁忙的下關 (Shimonoseki) 海港，他們從那裏繼續步行到山口 這個木做的大城市。路途上天氣嚴寒及潮濕，下着雪，他們饑餓及疲倦，有時晚上沒有適當的睡覺地方，他們攀山越嶺，有時在沉重負荷下滑倒，而他們路經村莊時，被小童投石及嘲笑。他們沿途仍然宣佈福音，亦好像有三人加入。隨後，山口，全國第二大城市，由於和韓國及中國貿易而富裕，有多間寺院及華麗的廟宇。

沙勿略沒有打算在山口逗留：它祇是到達真正目的地的一個中途

站。他的願景及使命理想不單祇在這裏或那兒聚集新基督徒，更要藉着他們的領袖去教化整個國家或區域。但是山口成爲他在日本經驗中的重要，而後來他說它是他生命中最快樂的地方。目前，那三個旅行者在一個名叫Uchida的屋子裏找到棲身，並發覺要繼續去宮古他們必須等待武裝部隊的陪同，因爲郊外正處於政治及社會的動盪不安中，而土匪猖獗。這期間沙勿略和傅南迪斯沒有浪費時間，Uchida及其太太是首先在山口受洗的。沙勿略後來記述：「我們決定在街上每天兩次宣講，把我們帶來的書朗誦，然後按照主題證道…群眾圍攏過來聽我們…而我們使幾個成爲基督徒。」傅南迪斯亦記述這些日子，承認有時很害怕：「我們未有牌照或欽准作街頭傳道，在擠滿人群的十字路口佔據有利位置，我首先大聲誦讀書中關於世界的創造，然後用響亮的音調譴責日本人所犯的三大罪，他們對天主全能造物主的疏忽…他們沉溺於索多瑪的可惡行爲…和第三，婦女爲避免養育孩子的麻煩，在出生時或甚至出世前，把他們殺掉的恐怖、殘酷及野蠻行爲。故此，我們每天行動，直至全城街知巷聞…我們挨戶同樣照做…」然後有一天，管治城市的Ouchi Yoshitaka公爵召見他們。「我們由侍臣護送到宮廷…皇帝非常仁慈地接待我們，並詢問我們很多有關航行、印度及歐洲的問題…」他亦詢問他們關於這條他們想宣講的新誠律，而沙勿略叫傅南迪斯從他們的書讀出來。當他讀到沙勿略用激烈的措詞責備雞姦者時，皇帝變得憤怒，而他們被著令退下。「至於我」，傅南迪斯記述：「我恐怕他會當場下令把我們斬首」，這並非最先或最後一次他表達這種感受，但沙勿略似乎對這種惱怒反應無動於衷。最後，1550年聖誕前八天，那三個旅行者離開山口，繼續艱辛的旅程，在嚴冬的冰雪及刺骨的寒風中，陸路下往內陸海，然後乘船到權充首都的海港，最後，和一批隨員護送坐轎的貴族人士往城疾行。一

月中旬，沙勿略正欣喜若狂，但狂喜為時不久，他們發覺由於先前的內戰，宮古部份已經變成廢墟，而他們要尋找的皇帝其實是當地的無名小輩。沙勿略的另外渴望，即是他所聽聞的各座宏偉「大學」及打算的大計劃，原來都是幻像。旅遊者來到 Hiei-zan 山及其三千寺廟和修院就止步了（那些聞名的「大學」其實是修道學校）。祇有貴族人士和隨員，或富有者帶給和尚貴重禮物的才准入。擋住了去路，他們叩見皇帝，但他的開價亦非沙勿略所能付出。經過十一天的等待、期待和懇求，他們放棄了：即使他們能夠和他見面，並獲准傳教，亦毫無價值：顯然日本不是西班牙或葡萄牙。

儘管他的學問、拼勁及拓荒精神，沙勿略在對君主制及政治、宗教及國家、知識份子的影響及大學的功能的概念上，是否太過是他時代的歐洲人？日本好像是類似的對比。也許在他的熱忱及興致中，他是否太容易因日本異國風情的熱烈報導而受欺騙？在他學習及修正所學的期間，他大概早已懷疑宮古並非新耶路撒冷？在他前往宮古的旅途上，他沒有攜帶他在馬六甲的朋友及支持者為皇帝準備的全部禮物，雖然他曾把它們從鹿兒島運載到平戶，這似乎是意味深長或者先見之明。

山口

行動既受阻止，哀傷但並未挫敗，三個旅客首先去附近的大阪（Osaka），然後在內陸海乘船一直返回平戶，1551年3月初抵達，站在既驚奇又喜悅的哥斯麥的門階前。幾日之後，旅遊者再次出發，回去山口，這次攜帶那些餽贈皇帝的禮物。沙勿略現在明白，他已經和那統治者見面的 Ouchi Yoshitaka，其實就是日本最有權力者之一，他

未必是全日本之皇，但他是令人滿意的代替者。在4月尾時，沙勿略身穿華服，擔任大使角色，和他的助手很氣派地進入山口，而公爵得知他們到埗，准予謁見。那些在日本仍是陌生的奢侈禮品被呈上，亦有從印度總督（代表葡國皇帝若望三世）和亞布卻主教（Bishop Albuquerque）（代表教宗儒力斯三世）來的羊皮紙問候信。公爵非常高興，並奉獻很多禮物以作回報，沙勿略禮貌地婉拒……他祇想獲准宣講天主的誠律，並希望公爵會讓臣民信奉。公爵允許請求，並賜予他們一座廢棄的廟宇作居所，於是他們在住處及街上開始經常地講道，並接待對他們的教導有興趣的訪客、貴族的成員、武士及佛教僧侶。

接着是四個充實而忙碌的月份，正如沙勿略稍後致信依納爵，他們的講道、辯論、訪客的人流及其他雜務，使他們「沒有時間祈禱、默想、默觀，甚至，至少從起初，做彌撒或念日課，用膳或睡眠。」以前的梭本（Sorbonne）碩士在智力上樂得其所地接受考驗及作出挑戰，而在他經常不安的心靈裏，似乎僅止此次自在。山口未必是他盼望的崇尚大學，但當時在城裏有超過一百間佛教寺廟及修院，代表許多不同的教派，而沙勿略學了很多關於他們不同的教義、信仰及修練，和內部的派別。天主教的修道和某些盛行的佛教習俗之間的相似點吸引著他。他亦在這裏有點緊張地察覺，他和傅南迪斯及哥斯麥一直用作「天主」的日文，其實並非指有位格的神，此外在流行語言中有淫穢的含義。他們立刻採用拉丁字「神」（"deus"），一連串引入日文的拉丁基督術語中的第一個字，由於安哲羅的翻譯能力顯然差強人意：沙勿略的要理亦將稍後被收回及重寫。

傳道者受圍攻的問題、他們參與爭論的反對意見及題目，主要都是嚴肅及深刻的——創造和造物主、天主的仁慈和良善、邪惡的問

題、自然律、救贖、靈魂的永存…尤其創造的教理和自己的宗教信仰相抵觸下，佛教的發問者提出一個有洞察力的問題，使沙勿略的生命方向再次改變。如果這條教理是真的話，為何中國的智者，日本佛學的淵源，好像對它一無所知呢？這種交談連續了數週，似乎毫無結果，直至傳南迪斯回應一次侮辱的謙虛行爲，突然打開了詢問有關接受新信仰的路。接著的兩個月，約有五百人領洗，其中兩位性格突出，一個外貌醜陋，差不多瞎眼的遊方詩歌演唱者，和一個有高度教養、在日本最著名的儒學中心研究的學者，那個缺乏教育的藝人，洗禮時命名羅倫士(Laurence)，最初做口譯及教義傳授，然後成爲耶穌會在俗修士，三十年熱心傳教。那學者激勵沙勿略去贏得他出身的學府，而沙勿略後來致函歐洲時，寫明唯有經驗、優秀學問、精力充沛及正直之士，才好派往日本。

在這些和佛教派別辯論及爭鬥當中，一封信從九州(Kyushu)北部橫隔一水的 Bungo 公爵來到。那公爵是個管治鄰近省份的青年人，而他正邀請沙勿略到他的首都，Funai(現在的大分)，因爲一艘葡船到達市港。沙勿略急召身在平戶這孤寂前哨站的哥斯麥，讓他及傳南迪斯管理山口的教友，而自己出發去看，究竟這公爵是否想做基督徒，以及和葡人會面。正值九月中旬，公爵最終領洗入教，並取名方濟，但在這個階段，貿易和配備武器有更直接的重要性。從印度或歐洲音訊全無使沙勿略非常失望：儘管他對寫信的詳細指示，為何這兩年的沉默？(相應地，自從他抵達鹿兒島後沒多久，他亦不再寫任何信，由於沒有船隻航行)。沙勿略憂慮這長時間的沉默，遂立刻決定最好自己偕同回程的葡國船，並希望趕上轉往馬六甲及果亞的船，去處理在印度的事務。他把這意願傳訊給在山口的弟兄，打算一年之內會返回城

市。接着另一件震驚的事件：十月尾送信者從山口帶來消息：公爵已被推翻，而全城受叛徒蹂躪及毀滅，沙勿略的同伴必須在寶塔及朋友的房舍尋找棲身之所。

後記

11月中旬，沙勿略從大分啓航。正是他在1536年離開巴黎的十五週年紀念，而他仍祇有一年的壽命。他返回日本的打算，受關心及怎樣拯救在廣州獄中的葡國囚犯（包括船主和在平戶大力幫忙的商人）所岔開，這變成領事館進獻中國皇帝的部份野心計劃，其中沙勿略會扮演代表葡國皇帝的大使（由他的商人朋友擔任）書記。如果中國接納基督的話，那麼日本也必定會照樣做的…

沙勿略在返回印度途中，寫信給依納爵說：「我全部欠日本人的，永遠罄竹難書」。在他最後出發去中國以前，沙勿略在印度所寫的多封信及指令中，表達他對日本的關心、為他留下來的伙伴，及更多的會士和哀矜應被送來。從上川所寫的最後信件之一，他具體地委記給 Gasper Berze，他在果亞的代表，照顧山口及日本的全部使命，為了日本的緣故，在那無人的岸邊他正孤零地等着。

一位沙勿略的傳記作家形容他為浪跡天涯、「雄心壯志的兜售員」。的確，他不會長期停留在服務之地，而他在某處的足跡不久會被遮蓋。或許他嘗試做得太多而浪費自己的體力和才能？依納爵在寫給摯友沙勿略的那封悲傷及最後的信中，似乎暗示他這樣想。當時他還不知道沙勿略已經死了。耶穌會的創辦成員中才智最突出及學術成就最高的，在學習日文上與兩位在日本分擔使命的伙伴，似乎沒有那

麼成功，他們受沙勿略高度器重，並留下成爲年輕日本教會的支柱。如果作爲嘗試進入中國的替換，沙勿略返回山口，以前愉快忙碌之地，亦好像提供美好的將來，會怎樣呢？或許如果接到依納爵歸返歐洲的召喚，他毅然離開亞洲，又會怎樣呢？那位偉大的策劃人及組織者，范禮安神父(Fr.Alexandro Valignano)仍須到來，正如利瑪竇到中國一樣。但是，日本改革成爲一個更關閉、控制及獨裁的政治、社會實體，正進行中，導致五十年內的逼害，殉教及禁止基督信仰。但那些殉道者和「隱藏的基督徒」繼續活着。以上引用的傳記作家以這個思想做結論：「如果沒有沙勿略去嘗試那不可能的，就永不會有利瑪竇來完成它。」沙勿略爲他的上主及師傅，盡一切熱忱的奮鬥去做那不可能的，是一首恆久的人性史詩：後來的收穫屬於天主的眷顧及其工作的方式。

【沙勿略在日本工作之處，今天的鹿兒島有一座紀念沙勿略登岸的城市碑、以他命名的公園、位於購物大街中央的彩色玻璃鑲板，描繪他的故事，和一間美麗、現代、用他名字的聖堂，座落於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古舊教堂遺址。平戶保留葡萄牙及荷蘭商人時代的建築物，包括山頂的聖方濟各沙勿略聖堂。山口仍是耶穌會中心，以聖方濟各沙勿略聖堂的現代風格，取代 1990 年代早期被火焚毀的古老雙塔尖教堂，聖堂內部設有方濟各博物館。】